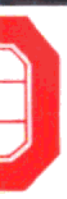


【美】丹·库兹曼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李少青 杨玉和 冯翼平 译

原子弹
爆炸秘闻



原子弹爆炸秘闻

〔美〕丹·库兹曼 著

李少青 杨玉和 冯冀平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2年·哈尔滨

(黑)新登字第7号

责任编辑:鲁 涛

封面设计:姜 录

原子弹爆炸秘闻

Yuan zi dan Baozha Miwen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公裕街10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6 2/16·插页 2·字数 370,000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83

ISBN 7-5317-0723-3/1·716 定价: 9.85 元

前 言

本书详细叙述了在广岛使用核武器决策过程中的种种事件。这个决策或许是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决策，这些由当时的关键人物讲述的事件至今仍为震动全球的核创伤的根源。本书探究了第一次核屠杀所牵涉到的人们的心理、动机和行为——从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组装原子弹的工程师、掌握原子弹的总统、蔑视原子弹的军事家、屈从于原子弹的天皇、关注原子弹的间谍、直到幸存下来的受害者。

象希腊悲剧中的演员一样，这些人物无一例外地被卷进这个无法回避的、无情的舞台上，谁都无法逃脱。他们被唯心主义、沙文主义、利己主义、人道主义、实用主义、恐怖和野心以及政治局势所驱使，每一个人都在竭力摆脱自己心理上的困境。“释放可能最终毁灭世界的核能武力对吗？”“如果不投放那颗原子弹，会有更多的人死去吗？”“一个人究竟应该服从自己的良心，还是服从他的上司？”他们要战胜对手，还要战胜自己。他们同自己的品性，同梦想中的自我，同历史中走过来的自我展开了痛苦的较量。

本书的素材经过数百次的采访，是从数千份文件、大量未出版

的日记、回忆录和近三年来在美国、日本搜集的出版物为依据著成的。书中的很多内容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如莱斯利·R·格罗夫斯将军私人笔记中的片断，美国联邦调查局新近公开的档案，杜鲁门图书馆的文献，克莱姆森大学里的詹姆斯·F·贝尔纳斯和加利福尼亚大学里的利奥·西拉德的收藏品。为了准确，本书中的全部取材都经过了认真核实。

尽管本书撰述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它却衍涉到现在以及未来。我们都在思索着与这段历史息息相关的、日渐增长的、令人忧患的因素。在核时代，我们怎样才能生活下去？在将来某次新的核危机，或许是最后的危机中怎样才能幸免于难？要逃避这种危机或许是根本不可能的。

丹·库兹曼

日本·广岛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引头人	(13)
第二章 演木偶戏的人	(27)
第三章 叛逆者	(44)
第四章 实施者	(59)
第五章 木偶	(76)
第六章 抽鞭子的人	(100)
第七章 爱国者	(140)
第八章 制造者	(151)
第九章 英雄	(202)
第十章 继承人	(220)
第十一章 武士	(251)
第十二章 反对者	(264)
第十三章 现实主义者	(297)
第十四章 恫吓者	(322)
第十五章 不受欢迎的粗俗人	(371)

第十六章 吓唬人的人.....	(388)
第十七章 “小男孩”.....	(452)
尾 声.....	(462)

序

1945年8月6日，向广岛投放原子弹的当天凌晨3点钟，海军上校威廉·S·帕森斯蹲在专门建造的那架B-29轰炸机——伊诺拉盖伊号——狭窄的弹舱里，开始调整那枚10英尺长的原子弹。那个家伙悬挂在舱顶弹钩上，就象一只孤独无助的巨鲸。当飞机在无数颗闪烁的星星的注视下，冲过晴朗的夜空时，发动机的轰鸣声和穿过两扇弹舱门缝灌进来的风声几乎把他震聋了。然而，这种陷进龙卷风风眼里的恐惧感或许有些让人喜欢，因为这也许能从他的心里驱除这次使命的全部重负。

助手莫里斯·R·杰普森静静地蹲在他身旁，借助电筒的光亮给他递工具。帕森斯——伊诺拉盖伊号上的武器专家，小心翼翼地把引信从原子弹的尾部装了进去。他的双手沾满乌黑的润滑剂，手指也被锋利的钢边割破了。

“把手套戴上吧。”杰普森在雷鸣中高声提醒他。

但帕森斯摇了摇头。如果失去手感，他如何工作呢？他必须用手指触摸冰冷的金属，摸索复杂的内部结构。他柔情地摆弄着这个闪着微光的黑色怪物，就好象在侍弄一个婴儿。“小男孩”是他们对这个黑家伙的昵称，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他的小儿子。

作为这项原子弹工程（代号为曼哈顿工程）的军械处的负责人，帕森斯领导了原子弹的设计与安装，对每颗螺栓，每根导爆线及所有电路都了如指掌。他一直细心地照护着它，对它倾注了全部心血。现在，他这件惊人的杰作即将面临考验，这位“父亲”适时地来到它的身旁，给它装引信。

尽管保罗·蒂贝茨上校是该飞机的驾驶员，然而帕森斯——或许由于是海军里最优秀的重炮工程师而受到重视——则是实际上的战术指挥员，他要对涉及原子弹的一切有关事项做出决策，如原子弹的使用及紧急情况的处置等等。莱斯利·R·格罗夫斯准将是曼哈顿工程的首脑，对帕森斯完全信赖。但是帕森斯心里清楚，如果格罗夫斯知道他是在空中打开原子弹的保险装置给它装引信的话，他肯定会象那枚炸弹一样气得爆炸。

两个月前，帕森斯本人和格罗夫斯都否决在飞行中给原子弹装引信的设想。他们害怕出什么差错。然而帕森斯曾亲眼目睹了数十架B-29飞机在从提尼安岛的基地起飞时坠毁（该基地在距关岛大约100英里的南太平洋的马里亚纳群岛）。因此，眼下他也担心这架飞机一旦坠毁，将会炸去半个岛。不过，从事该工程的一位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新的双塞安全系统，已把核弹内的两组钍-235隔开，这样就避免了上校在飞机里工作时的意外爆炸。

飞机起飞的前一天，帕森斯向岛上负责此次行动计划的指挥官托马斯·F·法雷尔准将讲了自己的理由。

法雷尔说他明白这些，“但是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

在空中给原子弹装引信。

帕森斯主要考虑的是挽救多数人的生命。失去机组人员不是比失去全岛人的生命要好一些吗？但是，对法雷尔来说，这不是军事逻辑。他知道，格罗夫斯也和他持同样的观点。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这次使命的成功。假如在地面上装引信的话，出差错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

“啊，很好！”将军回答，“我们丧失了机组人员、飞机、核弹，还有您，但是我们不会挨炸。问题是你从没干过这样的差事，你知道该怎样干吗？”

“不知道。”帕森斯说，“但是，我还有一整天和一夜可以学。”

法雷尔让步了，并准备顶住格罗夫斯将暴发的雷霆。有人如此诚挚地恳求他不要拿多数人的生命作无谓的冒险时，他怎么能说“不”呢？

现在，帕森斯在飞机上用流血的手指高效、快速地工作着，他在起飞前曾昼夜不停地练习了每一个步骤。上校祈祷着，但愿格罗夫斯的担心不要成为事实。但是，在这人机一体的微妙时刻，高空中的任何一次轻微的气流与机身的亲吻，都有可能惹得他的“宝贝儿”无法预料地大发脾气。

幸而“宝贝儿”很安详。帕森斯用了 15 分钟装好了引信，和杰普森一起从弹舱里爬了出来。过了一会儿，杰普森又返了回去，危险地穿过弹舱狭窄的过道，向原子弹的鼻子爬去，从它的侧面撤掉 3 个绿色的栓塞，换上了 3 个红色的。现在整个电路都已接通了，帕森斯的工作——工程史上最非凡的工作之一——也完成了。

帕森斯，或按人们的称呼“迪克”，脸上挂着忧郁的微笑，眼睛里却闪着智慧之光。尽管谢顶使他看上去比 44 岁的实际年龄要老得多，但他仍不失为一个非常英俊的男子。他谦虚朴素，沉默寡言，是海军军官的楷模。他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头脑冷静。虽然他的害羞显露了他的某种不安全感，但他仍是位极端的乐观主义者，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就是个宿命论者。他有家庭，又从事着危险的工作，但他从来没有流露过诸如参加人寿保险之类的念头。尽管他在执行这次非凡的使命中备有手枪，以防遇到不测时，便可用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显然认为自己不会出事。再说，他也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命运，他已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了自己的使命。无论在建造原子弹时，还是打网球时，他都无一例外地分析，验证，再分析，再验证，直到取得理想的结果。

帕森斯在从事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之前，曾开发出雷达系统和无线电引信。后来，他在一艘军舰上得意以观看了无线电引信的首次应用，帮助炮手在太平洋上击落了一架日本飞机。然而，帕森斯并不追求声誉。他在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却并没得到什么。说实在的，他希望能象他岳父，海军上将克卢维里厄斯一样，当个将军。但是他清楚，他所从事的核弹研制工作，使他无法积累必需的海外服役，从而使他无法获得将军军衔。他如此渴望执行海外服役机会，以致在船将启航时，由于妻子刚生下他们的最后一个孩子，舰长不得不命令这位极不情愿的父亲离舰，以照料产后的妻子和孩子。

现在，尽管是格罗夫斯将军决定的由他携带第一枚原子弹登机，但是按照海军的规章，这次使命于他的海军履历毫无关系。这一命令打破了他多年的梦想，在得知自己不能指挥觊觎已久的巡洋舰时，帕森斯默默地投身于新使命中。他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命令，正如他的同事们所说的那样，这个人对待打扫厕所和发射核弹都有着同样的热忱。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帕森斯适合研制核弹。他的一个朋友就认为他憎恨制造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设想。他知道他们建造了一个总有一天会失去控制的怪物。这位朋友说：“迪克是个极富同情心的人，他不适于这项工作。”因此，也就毫不奇怪战后帕森斯在

给另一个同事的信中谈到的事先不作任何警告，就对一个城市投放原子弹的决定时，他会认为：

“就 1945 年 7 月底日本的形势而言，发出这样的警告是个很理想的时机。”

但是，由于帕森斯十分敏感，他总是把自己的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很少向任何人吐露。他的妻子只有一次看到他流泪，那是他们 4 岁的女儿汉纳患小儿麻痹症，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死在他臂弯里的时候。

假如小汉纳还活着，也该和小川诚子同岁，原子弹爆炸时 13 岁。

二

在这载入史册的一天，在帕森斯上校为原子弹装引信的时刻，诚子被空袭警报的尖叫声惊醒。通常，她和住在广岛郊外的全家都要跑进地下防空洞，然而这天凌晨，所有的人都太困了，直到现在，他们依然深信那无望的宿命论。尽管一阵恐惧使她不寒而栗，但是诚子仍为广岛在整个战争期间除挨了几颗流弹外，而未遭受过任何进攻而感到欣慰。

但是，即使已经证实这次警报又是一场虚惊之后——只是一架侦察机明显地从城市上空掠过——她仍无法继续睡觉。和许多个夜晚一样，她熬夜不仅源于对死亡的恐怖，也是对和平的渴望。

和平将结束所有的屠杀，她又可以回学校继续她的学业，还有戏剧培训。诚子是广岛女子商业初中学校里最漂亮的姑娘之一，她上一年级。短短的黑发烘托着一个可爱的鸭蛋脸，樱桃小嘴时常洋溢着微笑，明亮的大眼睛透着机灵的光彩，显露了她的性情。诚子是学校里最优秀的演员。在战前全市戏剧节上，她曾被选为女主角。

068677

她的演出赢得了雷鸣般的欢呼。那时她就决定把一生都献给戏剧事业，就连一向严肃的父亲都同意她这样做。

但是，后来战争的爆发打破了人间所有的美梦。然而，即使残梦也很难消失。战争强加给人们的一切苦难都没能终止诚子的演员梦。在某种意义上，越是难以实现的梦，越使人难忘。诚子所衷爱的父亲，是个固执的守旧派。他常教导女儿，天皇和国家会优先考虑人们的各项需求和抱负的。而她所希望的就是和平，尽管这个时候的和平只意味着日本的失败。她只有拚命干活，以求得苦闷中的一丝安慰，否则，演员梦会把她拖垮的。

尽管诚子的父亲是个颇富裕的食品商，但在当时却无法搞到什么东西来养家糊口，钞票已失去应有的价值。与此同时，她的学校也因广岛可能遭到轰炸而在几个月前就停课了。广岛毕竟是日本的军事中心，事实上，它是日本西半部的军事防御中枢。有着中世纪日本古典风格的广岛卷檐古城，现在驻扎着日本南部军事总部，成千上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在这里受训，随时准备把敢于进犯之敌从九州岛赶出去。另外，还有大约4万名军事人员操纵着广岛基地上大约35个主要军事设施，数千名工人在造船厂及其它重要的军事行业中就职，还有数千人在自己家里加工枪械、炸弹、舰船和飞机上的零部件。就连医院的病人也都投入到制造地雷的工作中。对广岛人来说，到现在为止，他们为城市仍没遭到较严重的轰炸而感到不可思议。据谣传，杜鲁门总统之所以不想摧毁广岛，是因为他有个亲戚住在这里。

诚子和她同学们受命在附近的日出山上挖防空洞，挖几个小时之后，就把装满泥土的沉重的袋子拖到位于鹤见区的学校操场上，市中心到处蔓生着地瓜，豆子，黄瓜和洋葱，以应付饥饿的威胁。

在原子弹爆炸的那天，姑娘们正准备接受一项更加艰巨的任

务。她们要和其他数百名学生一起集中到诚子学校附近的地区，那里一直在进行着拆毁木制房屋的工作。人们要在这里开辟一道防火带，以防空袭时可能造成的大火。广岛当局很清楚，这里也很可能遭到东京那样的厄运——被燃烧弹的大火化为人间地狱。因此命令广岛 40 万居民中的部分人员，凡是在郊区或其他城镇有亲戚或朋友的都要撤离市区。诚子和她的同学们现在要尽力抢救出他们所能抢救的一切东西。

为家里弄柴禾的人已把木头运完了，而孩子们还要把遍地散落的砖头瓦块堆集起来，并运送到垃圾场去。他们甚至连钉子都要拣起来，以便为那些没鞋穿的人钉制木屐。诚子几乎巴望着快点去干这件新差事，好让自己不再去想那个美梦……。

虽然诚子最终还是睡着了，但好梦不长，凌晨 5 点又一次被空袭警报吵醒，但这仍是一次骗人的空袭。天很快就要亮了，一缕桔红色的霞光预示着今天又是个好天气。诚子困倦地爬起来，她马上要乘火车赶往广岛市区，7 点钟，老师和同学们都要在干活的场地集合。两分钟后，又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所有人都匆忙钻进屋里或附近的小树林中。半小时后，发出了解除警报的鸣叫。老师带领着学生赶到向横跨在太田河一条支流上的鹤见区大桥。太田河弯弯曲曲流经这座由 6 个岛组成的三角州城市。鹤见区大桥把干活的地方和日出山连接在一起。诚子和其他女学生开始拣瓦片和钉子，她们 4 人一组把杂物装进口袋，然后拖向河边的垃圾场。

弯曲的河流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清晰地映衬出山的曲线，诚子欣喜地置身于这优美恬静的山光水色之中。此情此景与灾难的预警、荒芜的田地极不相称，而这里不久前还曾是家家户户充满生机和孩子们欢笑声的幸福乐园。有谁能料到死亡就要从天而降，把人变成幽灵，把梦想化为灰烬呢？

三

原子弹爆炸的那天，在广岛古城附近的一个屋子里，大约 10 个被俘的美国空军人员一动不动地坐在木制地板上。在这间军事大本营的 24 英尺长，15 英尺宽的房间内，他们已被关了好几天了，不许活动，也不许交谈，使得他们就和掉在海底的那些倒霉的飞机一样呆滞。他们大都是一架被称为“孤独女士”号的 B-24 轰炸机上的机组人员，是一星期前（7 月 28 日）为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和另外 35 架 B-24 轰炸机一起从冲绳岛起飞的。

他们的任务是到广岛东南 12 英里的吴军港轰炸并击沉已遭重创的日本最后一艘战列舰“榛名丸”。空军少尉托马斯·C·卡特赖特，“孤独女士”号的驾驶员，为自己有一伙一流的机组人员而感到欣慰。他们都是 1944 年 10 月一起在加利福尼亚受训的，团结得象个亲密的家庭。他也为执行这次预示战争即将结束的任务而兴奋。在天皇得知他的最后一艘战列舰要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时，会说些什么呢？

尽管如此，当理智的后备队员提醒他保持冷静时，这位瘦高而结实的卡特赖特也不免有些紧张。他 21 岁，是机组中最年轻的一个，自从 18 岁离开克莱姆森大学，志愿服役以来，已经多次驾机执行任务，但从未象这次这样，要冒如这么大的风险。以前从没有一架 B-24 飞机飞过这样长的距离。为了保证长距离飞行，在弹舱中安装了一个附加油箱。但是为了减轻超载的重量，只好撤掉了飞机通常携带的 50 毫米口径的机关枪，装上了一个“扫帚柄”——木制的不起任何作用的类似机关枪的复制品，用以迷惑敌人。但是，卡特赖特实在不喜欢做游戏，尤其是拿不能射击的枪做游戏。

这次要攻击的目标也很难接近，吴军港就象个圆形剧场，三面

被陆地包围，沿着海堤，密密地排列着高射炮，就象一只大眼睛周围的睫毛一样挺立着，直指蓝天。

大约在中午时分，当“孤独女士”号和它的姐妹飞机扑向吴军港的上空时，卡特赖特很奇怪天皇是否真的没有预感到自己的灭亡。百分之八十的天空都被阴云所覆盖，根本不可能看清目标。不管怎样，炸弹必须要投下去，而且也确实投了下去，一场惊心动魄的攻击！螺旋状的烟雾冲天而起，火焰标志着日本残存的一艘最大的战舰完蛋了。

而“孤独女士”可能也要完蛋了。就在卡特赖特和他的伙伴们开始高兴的时候，飞机突然摇晃着倾斜了，吴军港的高射炮火，也许是海岸边的炮群击中了“孤独女士”的机翼与机身连接处的致命部位。卡特赖特此时已知道飞机受损，但不清楚损伤的程度，用机内对讲机与机尾炮手联络，没有回答——人已经跳伞了。

“去把毁坏的情况检查一下！”他命令他的机械师。

过一会儿，机械师冲了回来，喊道：“飞机着火了！”

“赶快！拿灭火器！”

“没用了，飞机马上就要爆炸！”

液压系统已停止了工作，卡特赖特渐渐无法控制飞机。他们现在的滑行高度是一万英尺，他知道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跳伞！”他高喊着，双眼喷出暴怒的火光。有人踢开了弹舱门，机组其他成员一个接一个跳了出去。但在卡特赖特跳出去之前，飞机突然翻转过来，尖厉地呼啸着向下冲去。最后，离地面只有几百英尺时才又恢复平衡。他急忙猛跳出去，重重地摔在一片松林中。他立即把降落伞揉成一团，本能地藏在一堆灌木丛中。现在的处境使他恐惧得发抖，他又怕又累，沿着一条泥泞小路蹒跚而行，希图找到一个村落。一个西方人在这个国家是无法逃避饥渴至死的命运的，按照指令，他要向日方自首。他们会怎样对待他呢？拷打他？

杀死他？他竭力把这些想法从头脑中赶开，幻想着又回到南卡罗来纳州的家乡约克，正和作邮政局长的父亲一起徒步旅行或是跟儿时的恋人同去散步。

他在炽热的骄阳下挣扎着，难耐的干渴攫住了他。难道就连一个向其投降的对象都找不到吗？他终于来到一个农庄，朝着一个正在地里干活的衣衫褴褛的农民跌跌绊绊地走过去。农民看到他时，惊得目瞪口呆，似乎面前站的是个来自火星的怪物。卡特赖特摸索着挂在腰带上的手枪，试图交给这个农民，而农民却以为要向自己开枪，厉声尖叫着向求饶。直到卡赖特指着一条小路向他示意，自己只是想到最近的一个村庄里，农民才缓过劲来。

农民把他带到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卡特赖特进到当地的派出所时，为不久前被带进来自己的副驾驶员德登·卢珀少尉所引起的轰动又增添了几分色彩。村民们做梦也没想到，敌兵会使他们的小村庄载入史册。卡特赖特把手枪放在桌子上，除了草叉和棍棒之外，这是他们村里唯一的一件武器了。

他们禁止这两名战俘讲话，并蒙住他们的双眼，随后带他们到几英里以外的另一个较大的村庄里。他们被迫蹲在村中的空地上，任老百姓们大声地辱骂，并忍受着棍棒的敲打。不久，来了一辆军用卡车，把他们送到一处象城市一样闹哄哄的地方。后来，卡特赖特才知道，这就是那座城市——广岛。

四

就要投放原子弹的帕森斯与即将受其危害的诚子及美军战俘，讽刺性地勾划出了这场核战争的荒谬。然而，富有理智的人们已使核战成为必然。

哈里·S·杜鲁门总统在入主白宫，并为原子弹的后果承担责任